

## <<血色赌石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血色赌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41200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4120X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现代出版社

作者：方松华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血色赌石>>

### 内容概要

一个命运多舛，沦落异乡的华人青年慕云，在云南缅甸边境，投身赌石。从一个身无分文对赌石一窍不通的普通流浪者，几起几落，成为赌石场上的高手，成就了一代赌石之王的传奇。

翡翠这行不论是赌石还是明货，得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精明，钱赚得惊心动魄，说不准哪天亏个赤条条的来去无牵挂！

都说十年难学成一个生意人，而翡翠是生意场上的最高境界，它不仅技术深奥，而且涵盖人生哲理。可以说你学会了做翡翠，哪样的生意都不在话下。

## <<血色赌石>>

### 作者简介

方松华，男，1952年10月生于湖北武汉。  
1968年上山下乡当知青，1970年招工到三线，调回武汉后，于1988年在大型企业从事新闻工作，并陆续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见诸报刊。  
1999年底从事文学创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风云大武汉》、《喋血江湖》，中篇小说《放滩》、《码头风云》等七篇，共发表文学作品百万余字。  
现为湖北省、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<<血色赌石>>

书籍目录

一 异国奇缘二 彩云追月三 牵手风雨四 魂断归途五 天涯沦落六 斜阳十里七 秋去春来八  
风花雪月九 乱云飞度十 红尘惊梦十一 爱恨情仇十二 忍顾鹊桥十三 讳莫如深十四 流水落花  
十五 灯火阑珊十六 平地暴富十七 鹿死谁手十八 南辕北辙十九 走火入魔二十一 贫如洗二十  
一 怒目苍天二十二 劳燕分飞二十三 虎落平阳二十四 石破天惊二十五 晨钟暮鼓附录

## &lt;&lt;血色赌石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一 异国奇缘 缅北的孟芒镇离边境不远，坐落在云雾缭绕的群山中。

早晨，雨后阳光刺眼，酥软的泥巴路像发酵的，蒸发出草根、牛粪味；茶马古道上，马帮铃声叮咚，像队挂着酒瓶悠晃的醉汉。

山坳里，鸡鸣狗吠传过几座山；其间，耀眼的白铁皮屋顶、松蓬的茅棚、孤零的竹楼，快被绿草树木淹没；民居背后，漫山遍野的罌粟花在怒放。

芦慕云是孟芒镇的不速之客。

他仓惶穿越边境，以及铺天盖地的灌木棘草，沿着茶马古道来到孟芒镇。

举目四顾，他仿佛误入歧途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去密支那的路到底怎么走呢？

还没来得及打听，突然，镇上传出家乡劊猪的牛角号，其声惊心动魄！

接着鼓锣齐鸣、“哦嗨”声如潮！

身穿稀奇古怪服装的土著男女蜂拥而来。

这里是异国边陲蛮荒之地，他想起电影《摩牙傣》，以及黑风山寨土司用活人祭神！

想逃避已经来不及了！

在尖利的金叶声和象脚鼓声中，年轻女子围圈一哄而上，伴随阵阵“哦嗨”声，像一群山鬼跳得踢踏震撼；其节奏整齐明快，步法颠三倒四，却有说不出的美妙。

他醒悟过来，这是山寨著名的花妖舞，以跳得激荡人心著称！

蓦然他眼睛一亮，圈中有位高挑匀称的靓丽阿妹，与其他草裙羽衣的土著女子相比，她头饰千姿百态，华丽的傣装光彩夺目；其舞姿优美如风中杨柳，眉眼灵性带着坏笑，像雨后山崖的罌粟花。

土著男子们眼睛发直，盯着翩翩起舞的她，拍掌合节“嗨嗨嗨”地喝叫。

这阿妹的花妖舞跳得人魂驰神往，他沉浸其中，看得着迷。

突然水铺天盖地泼来，女人们如山鬼惊叫四散，端起面盆追逐、嘻笑，个个被泼成落汤鸡。

这阿妹仍在圈中如痴如醉地跳，在男青年泼出的阵阵水帘中，她华丽的傣装湿透，紧贴钩魂摄魄的身材，像出浴天池的女神！

突然，她端起面盆冲出水帘，男青年故作一哄而散，继而缓步回头，引诱她追过来；可是一旦追上，她面盆只虚晃一下，水并不泼出，叫人好遗憾的。

他一下明白过来，今天是阳历四月十五日的“泼水节”，也是中缅傣族的大年初一。

这异域风情和男欢女爱，确实太美了，叫他伫立瞩目，流连忘返；然而作为羁旅之人、匆匆过客，这只能作为今后寂寞中的回味，他还得继续赶路，太阳落山前必须赶到下一个山寨。

这时她放下面盆，松开笼基重新扎紧。

他看得耳热心跳，忍不住边走边回头；冷不防她冲过来与他撞了个满怀，他摔得仰面朝天狼狈不堪。

她脸唰地一红，直跺拖鞋，抖擻身上的水。

他一眼瞥见那脚趾，性感漂亮，异常抢眼，顿时心慌意乱。

她含笑伸手将他拉起，接着动作奇快，面盆迎面泼来——他猝不及防，直抹满头满脸的水。

她眼带坏笑望着他：“为哪样看我的脚？”

王八蛋。

“你骂谁呀？”

“骂你。”

“她俏丽的脸透出野气。”

打开挎包他火了，贵重药品被泼得透湿！

然而这阿妹太漂亮、太灵气、太坏，似故意拦路挑衅的山鬼；尤其是那野性不屑的笑，叫他受不了了，一把夺过她的面盆，舀满水跑回。

“你敢。”

“她满不在乎，边说边退。”

“我怕你这花妖不成！”

“他轮起面盆拼尽全力——水劈头盖脑泼去！”

## &lt;&lt;血色赌石&gt;&gt;

她呀地捂住脸，差点被击倒！

一看短褂冲得散开，她惊得一把掩住胸。

放下面盆，他畅快离去，回头朝她得意一笑。

“你王八蛋。

”她一把揪住他，眼里透出寒意，“敢走我就杀了你。

”就这两句话，这阿妹如狻呼群狼，顿时土著如风起云涌跑来。

萎缩男人们像敬仰罌粟花仙的围着，对她巴结献媚；转而眼射凶光盯着他，只等主人一声绝杀令！

她得意撩了他一掌，贴近紧握腰刀的老者，用缅甸语向其叽咕。

这老者像烟熏火烤的，听后脸色阴沉：“恭喜你了年轻人，她是个姑娘呢，还是山寨骄傲的罌粟花！

既然你敢当众泼水，就得有胆承担；不然牛角号一吹，连野兽都插翅难逃！

”他吓懵了，寒毛倒竖，背上凉嗖嗖的！

据说泼水节有项习俗，姑娘将第一盆水泼向心爱的人，男青年回敬就算定终生。

如果你想赖账，姑娘就带父兄找上门，不同意她就跳山崖，叫你不得好死——山寨头人以触犯寨规将你捆在篝火下，挖出心肝下酒喝！

眼前这老者就是山寨头人，其紧捏的腰刀决定他的生死！

叫人想不通的是，山寨女人十八岁就怀抱手牵的；而这阿妹美得人像白天撞到鬼，叫人眼直掉魂，竟然二十出头没结婚！

如果是一见钟情他就完蛋了，在蛮荒之地像陪“白骨精”，与她窝住茅棚饮血噬毛受一辈子罪！

大不该被这罌粟花妖迷住的，什么便宜不好占，他却端盆水被她笑里藏刀逮住！

这时，她吊儿郎当的走过来，望他得意一笑，“我这么漂亮都豁出去了，你还舍不得多看两眼？没有胆量，凭哪样想占阿妹便宜？

”他感觉她笑意可怕，透出股寒冷，“对不起阿妹，我只想问，你今天泼的是第几盆水？

”“不管是第一盆还是第一百盆，”她含笑转动明亮的眸子，“这一盆我认真，是故意的。

”这下他的心彻底冰凉，“那我可把你害惨了，我家有妻儿，最终会跑掉的。

”“是吗？

这话我也会说，不过有比挑断脚筋更好的办法。

”她将湿漉的乌发挽得千姿百态，一脸坏笑望他，用缅甸语跟老者悄悄叽咕，似乎用心险恶。

老者皱眉聆听，黑沉着脸点点头；接着眼射凶光用缅甸语高喊，土著中马上有人遵命照办。

他一直胆战心惊等待发落，冷不防被两位恶汉扑倒，扭头挣扎，一眼看见土著捏着条狰狞的蛇跑来！

嘿嘿怪笑将蛇头凑近，他吓得上气不接下气！

猩红的蛇信乱射，他脸一阵冰凉，惊叫“我跟你回家！

”这是条五步蛇，一旦被咬不出半天毙命！

“谁说要你呀？

脸皮真厚。

”这阿妹掐住土著人手中的蛇颈，掐得蛇嘴大张，身子啪地缠在她手臂；待掐出毒液，她吱溜放进玻璃罐，蛇在药酒里乱窜。

他看得惊恐失色喘着粗气，这阿妹野得竟敢玩剧毒的蛇！

“看把你吓的，该没尿裤子吧？

”她一掌推开扭住他的土著男人，喝令滚开！

倒满一大碗蛇酒，端起仰颈喝了半碗，不怀好意的笑着递过酒碗：“你可以喝，也可以不喝……”

老者手捏坠着红缨的腰刀，脸色铁青睨视一切；见安排就绪，大手一挥，尖利的金叶声吹响，接着象脚鼓如惊风急雨。

这阿妹扔下他，与山鬼般的男女围圈歌舞。

顿时花妖舞跳得踢踏震撼，阵阵“哦嗬”声叫得人毛骨悚然。

这像跳大神做祭祀的，莫非是送他“上路”？

## &lt;&lt;血色赌石&gt;&gt;

！  
他拿着酒碗浑身止不住的筛糠，人家“罌粟花”都喝了，他如果怕死不喝，恐怕会被推上祭坛！想到自己是救死扶伤的名医，于是咬牙捧起蛇酒就喝，一帮人看得惊呆了。

喝干酒，趁人不备，他倏地将碗砸向酒罐，咣啷酒水飞溅五步蛇吱地飘出，人们惊叫四散！这阿妹反应奇快，撒手就追：“憋包别跑！”

”他猛地一掌击倒她，如脱兔般亡命狂奔。

逃出孟芒镇，沿着马帮踏出的小路疾行。

山坳寂静无人，他惊惶四顾，想起那条狰狞的蛇，胃里如同蛇在翻滚。

这是座杂居的山寨，从土著族的服饰看得出，上面绣的图腾是条五步蛇，即他们的祖先。

他出生医生世家，曾听父辈说过土著的妖怪邪法。

现在他体验异国凶险，心里却像中邪的有说不出的留念，脑海执拗地惦着那野性灵气的阿妹，她一颦一笑似山鬼花妖，美得迷人。

山寨人叫这阿妹罌粟花，真是人如其名神形兼备，名字叫绝了！

罌粟是懒庄稼，只需撒下种子它就顽强扎根，长得野性灵气、蓬勃茂盛。

一到花期，漫山遍野的罌粟花如火如荼，傲然怒放；既富贵如牡丹，又典雅似兰花，其色火红、雪白、淡紫招蜂惹蝶，争奇斗艳。

四月雨季前割大烟、刮浆，制成鸦片馥香诱人，叫男人爱得疯狂，吸上瘾倾家荡产、人鬼不如。

这阿妹就像叫人欲罢不能、担惊受怕的罌粟花！

他害怕被那药酒里蛇毒夺命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找水，然后逃出这毒品泛滥的虎狼窝。

山坳前方有座木楼，静悄悄的，他赶紧上前叩门。

开门的是位美貌贤淑的傣族少妇，打扮得干净明亮，如花似朵。

他仿傣族礼节合十恭敬深揖，向她讨了一碗水；坐在大院服下蛇药，给自己注射针剂。

少妇一看感到吃惊：“先生难道是医生！”

能不能帮我丈夫看一下病？”

”他拔出针头点点头。

走进木楼，他顿时疑虑丛生！

边境的竹楼、茅屋上面住人，吊脚楼下流着粘黑的牛粪猪尿；而这家人根本不象土著族，富得叫他不敢相信：室内干净清爽，摆设新奇气派，散发浓郁的傣族气息。

置身其间，恍若隔世！

病人是个六旬老头，古板的脸沟壑纵横，人腰躬背驼像杆扳机失灵的老铳；而少妇三十来岁，身材比丈夫高，穿着华丽、头饰花草草的，性感部位美得抢眼，像旺盛饱满的水蜜桃。

这是个畸形的家，不用说少妇是小老婆。

在缅甸男人只要有钱，娶一百个老婆都行。

“大爹患的是疟疾，多年前曾得过这病。

”他瞟眼病榻就知道，正好备有“奎宁”。

打开医药包，他心痛得叹息，药品全被水沁湿！

给老头注射“奎宁”、服完药，他赶紧收拾药包告辞。

少妇不善言语，红着脸说：“医生是山寨的贵客，帮我们治病咋能走呢？”

”他惊魂未定，说什么也要赶路。

然而少妇贤惠温柔像无形的手，恭身合十，将带他到房间，恳求安心坐一会，她马上就来。

说罢转身匆匆下楼。

坐在床沿他心神恍惚，惊觉这是间闺房！

里面一尘不染，飘逸神秘的异香，嗅之意乱情迷，油然感触这女性的灵气和芬芳。

房间布置引人入胜，门帘、床单、裙衩等饰物，绣着精美的图案，上面寓意吉祥，具有神秘的土著风情和爱情宗教色彩；从中反映其心灵手巧，聪明过人。

疑惑中他心灵一颤站起，似误入“桃源”浮想联翩。

少妇手脚利索做好饭菜，上楼惊诧地说他是神医，她丈夫的病好多了！

## &lt;&lt;血色赌石&gt;&gt;

他心猿意马的，“那姑娘泼水真疯，如果将‘奎宁’针剂碰破，这病神仙也没法。”

少妇暧昧一笑：“那阿妹长得漂不漂亮？

晓得她为哪样泼水？

医生该没泼她吧？

“没有！”

他顿时警觉，矢口否认。

脑海油然浮现那姑娘顽皮的笑，梦幻般的说：“人长得真美，身材高挑、匀称，可惜野性灵气得可怕，土著叫她‘罂粟花’呢……”

少妇惊诧得嘴半张：“是阿香……”

门咚地撞开，有人气喘吁吁闯进：“阿妈！

看没看见跑过个中国佬……”

他瞠目结舌倒退——就是她！

她惊得楞住，过后舒展眉眼一笑，吊儿郎当的说：“真是冤家路窄，刚才的话我都听见——说谁野！”

接着娇嗔地摇晃少妇：“阿妈——这憨包是谁嘛？

我的闺房咋随便叫男人坐？

”见他尴尬得不知所措，她俏丽的脸甚为得意，“你还蛮会欺负人的嘛，没想到吧？

看把你吓的，一幅欠揍的傻样！”

“阿香——人家是医生！”

刚才为你阿爸治病，你咋这不懂礼貌？

”她阿妈尴尬地向他解释：“医生，你不清楚我们家……但是这山寨的风俗，姑娘泼的第一盆水……”

阿香一把捂住她阿妈的嘴：“别说！”

你乱讲个哪样呀！

”继而对他报复性地一笑：“人家骂你是傻子憨包呢？

还有更难听的，这可不是我说的。

”仗着给她阿爸治病的资本，他颇有风度的合十：“对不起阿妹，其实那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；同时也怪阿妹美得叫人心虚，连看一眼都要胆量。

谢天谢地，我只差没被吓死。

“噫——他会合十？”

”她故作惊讶，怪声怪调的，边说边做手势：“想不到阿哥尽说些讨阿妹喜欢的假话；可是有人慌不择路，跑到人家闺房坐着，还哑声嗲气说哪样——我怕，心虚，没有胆量……”

她阿妈被阿香逗笑了，轻轻打了她一下，接着请他下楼就餐。

今天是缅历大年初一，加上家里来了贵客，她阿妈将傣家菜肴办得丰盛别致。

阿香不掩饰打心眼里喜欢，将他拉在身边：“阿哥过来，陪我坐。

”落落大方地给他斟酒夹菜，“阿哥是哪个医科大学毕业的？

跑到缅甸‘泼水’相亲，就不怕你妻子吃醋？

”他愣住，恨不得哭，原来她认识汉字！

打湿的药袋和工作证晾在闺房桌上，等于是大打自招。

于是为难地说：“对不起阿妹，今天高兴，我不想提起那件事。

”

她阿爸懵懂了，愣愣的望着他俩。

阿香用缅语解释：“阿哥‘打格夺’（大学）毕业，是‘蛇牙文’（医生）。”

”她阿爸眼光惊诧，点点头明白过来。

“哼，占便宜，以为撒谎就跑得掉？

想不到跟我一样没用，二十六七还没找到老婆！

”夹了一筷子菜戳在他碗里：“别这样看着我，算我给你赔礼还不行！”

”

这下她父母愣住。

过后她阿爸抱病凑兴，躬着腰求阿香给他倒酒。

傣族人真是热情好客，加上阿香美丽机智，他没喝几盅心都醉了，忘却了孤独的漂泊、辛酸往事、异国惊魂、迷茫前途，从而对家的渴望油然而生。



## &lt;&lt;血色赌石&gt;&gt;

山里的暮气来得早，不知不觉群山生烟顿时苍茫。他触景起身，说去镇上找客栈。她阿爸阿妈面面相觑，极力挽留，说家里房间多的是，要不就在阿香的闺房住，她收拾得可干净呢。他心神不安，泼水节那件事太尴尬，一见面就被她俘虏，还赖住不走，太没男子汉的骨气。于是承诺明天来给她阿爸看病。见实在留不住，阿香撇嘴不屑的说：“你们就晓不得这人属猪，怕半夜把他当肉卖了。”起身陪他去客栈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路上阿香不时望他一眼，“阿哥为哪样不说话？泼水占便宜，你还想跑啊？”他忧心忡忡，为明天是否离开而痛苦，也不知今后路在何方？阿香抿嘴望他坏笑：“真没用！看你心神不定的，连看一眼都不敢，是怕谁把你吃了？”夜静得发怵，他极力把持那道风声鹤唳的防线，对着夜幕说：“是既爱又怕……被蛇酒吓得一路逃命，想不到不仅没跑掉，还一头钻进她闺房。今天算是倒了八辈子霉。”“便宜了你呢！”阿香哧哧地笑，挽住他手臂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阿哥是逃不掉的，你懂吗？”他出生医生世家，是著名医院的高材生，对土著的妖怪邪法感到好笑。她瞟了他一眼：“其实我比谁都害怕，因为一旦这憨包泼水逃走，这地方我就没脸再呆了……”顷刻间防线忽然坍塌，他按捺不住，一把扳过将她紧紧抱住。顿时阿香一惊，浑身只颤抖：“阿哥别别，千万别……”夹紧笼基，偏过头撑开他脸：“客栈到了，这不是现在的事……”他一脸尴尬松开手，懊悔自己唐突、厚颜无耻。冷不防被她反身抱住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就跑，提着笼基溜进夜幕。

从阿香家出诊归来，沿着崎岖的茶马古道他匆匆赶路。对他这种人而言，异国边境凶险莫测，并非久留之地。今天他趁阿香外出良机，火速赶去给她阿爸看病，其实是要他们转告——他马上要走，不会再来了。她阿爸阿妈听后很伤感，送了一程又一程的，路上苦苦挽留，问能否等他们的女儿回来？可是他芦慕云铁石心肠，一再抱歉、谢绝，借故时间紧迫，黄昏前要翻山越岭，赶到其他山寨借宿。回头一望，她阿爸阿妈仍伫立路口，在伤感目送。顿时，阿香的情影在脑海油然而生——千姿百态的发髻，顽皮不屑的笑，像朵野性灵气的罌粟花。然而他惶惑“罌粟花”迷人有毒，像吸鸦片的不能自拔。这两天阿香对他盯得很紧，害怕被她赶回家逮住，一旦发现他脸色不对劲，那不怀好意的笑像放电的。

作为医生他意志刚强，在手术台为无数靓妹操刀；却受不了她散发的野性灵馨，见面他心虚气短，告辞像堵心的说不出。最终后果会因一念之差屈服，命运被这绿色的荒凉淹没，陪美人窝居原始贫穷的山寨，老死异国蛮夷之乡。

男女之情千丝万缕的，他必须当机立断，斩断红巾翠袖和歧路烦恼，回客栈收拾行囊就走；今天无论如何要逃离孟芒镇，逃出这洪荒凶险的原始森林！然后像被风吹起的蒲公英，驾着命运的小茸伞，在异国的天空漫无目的地漂泊、流浪，寻找他的归属。

## <<血色赌石>>

### 编辑推荐

翡翠是世界四大名宝之一，其交易方式奇特，根据石皮的表现估价，也叫“赌石”；一刀锯开，要么平地暴富，要么倾家荡产，其神奇莫测，有“神仙难断寸玉”之说。

本书主要讲述了一个命运多舛，沦落异乡的华人青年慕云，在云南缅甸边境，投身赌石。从一个身无分文对赌石一窍不通的普通流浪者，几起几落，成为赌石场上的高手，成就了一代赌石之王的传奇。

<<血色赌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